





原件短缺

1-2

女兵怒。廢其。主不署詔不許。

河間王政。孝王開子。政傲很。不奉法憲。順帝以侍御史沈景。有強能稱。故擢為相。景到國。謁王。王不正服。箕踞殿上。侍郎贊拜。景峙不為禮。問王所在。虎賁曰。是非王邪。景曰。王不正服。與常人何別。今相謁王。豈謂無禮者邪。王慙而更服。景然後拜。出住宮門外。請王傳責之曰。前發京師。陛下見受詔。以王不恭。使相

昭鑒錄卷五

三

檢督諸君。空受爵祿。而無訓導之義。因奏治罪。詔書讓政。而詰責傳。景因捕諸姦人。上案其罪。殺戮尤惡者數十人。出寃獄百餘人。政遂改節。悔過自脩。

魏

陳思王植。武帝子。年十歲。誦讀數十萬言。善屬文。帝視其文。謂植曰。汝倩人邪。植跪曰。言出為論。下筆成。可倩人。使作。愛筆立成。帝



為之羽翼。帝狐疑。幾為太子者數矣。而植任性而行。不自雕勵。嘗乘車行馳道中。開司馬門出。帝大怒。官車令坐死。由是重諸侯科禁。而植寵日衰。後欲使將兵救曹仁。復以醉酒不能受命。遂罷之。文帝即位。誅儀。虞植與諸侯並就國。黃初二年。監國謁者灌均希旨。奏植醉酒悖慢。劫脅使者。貶安鄉侯。其年改封鄆城侯。三年。立為鄆城王。四年。徙封雍丘王。其年朝京師。上疏獻詩。欲建功贖罪。帝嘉其辭義。優詔答之。六年。帝東征。還過雍丘。幸植宮。植常自憤抱利器而無所施。上疏求自試。太和三年。徙封東阿。五年。復上疏。

求存問親戚。詔報曰。已敕有司。如王所訴。植復上疏。陳審賢舉官之義。帝優文答報。其年冬。詔諸王朝。六年正月。其二月。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。植每欲試用。終不能得。常汲汲無歡。遂發疾。薨。景初中。詔曰。陳思王昔雖有過失。既克己慎行。以補前闕。且自少至終。篇籍不離于手。誠難能也。其收黃初中諸奏。植罪狀。皆削除之。

南宋

巴陵王休若。文帝第十九子。前在會稽。錄事參軍謝沈。以諂事休若。多受賄賂。休若坐與沈褻瀆。致有姦。

私降鎮西將軍。典籤夏竇期事休若無禮。繫獄。啓太宗殺之。未報。慮言不見用。輒於獄行刑。既而有命。令錮送之。而竇期已死。上大怒。與休若書曰。孝建大明中。汝敢行此耶。七年。晉王休祐被殺。休若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。中兵參軍王敬先勸割據荆楚。以拒朝廷。休若偽許之。遣使白太宗。敬先坐誅死。上以休若善諧緝物情。慮將來傾幼主。賜死於第。

梁

邵陵王綸。高祖第六子。少聰穎。博學善屬文。普通六年。攝南徐州事。喜怒不恒。肆行非法。遨遊市里。問賣

鮒者。刺史何如。對言躁虐。綸怒。令吞鮒而死。百姓惶駭。道路以目。嘗逢喪車。奪孝子服而著之。匍匐號叫。籤帥以聞。梁主責之。綸不能改。於是遣代。綸悖慢逾甚。乃取一老公。短瘦類梁主者。加以衮冕。置之高坐。朝以為君。自陳無罪。使就坐。剝禡。捶之於庭。又作新棺。貯司馬會意。以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。使嫗乘車。悲號。會意不能堪。輕騎還都。以聞。梁主恐其奔逸。以禁兵取之。將賜之死。太子統流涕固諫。乃免官削爵。土。大通元年。復封爵。中大通四年。為揚州刺史。以侵漁細民。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。綸知之。令客戴子

高於都巷刺殺之。智通子許于闕下。高祖令圍綸第。捕子高。綸匿之。竟不出。坐免為庶人。頃之復封爵。大清二年。侯景構逆。遣綸督諸軍討之。行至鍾離。聞侯景已度采石。晝夜兼道。旋軍入援。遂帥步騎三萬。自京口西上。徑指鍾山。與戰破之。景軍退走。逐之。反為景所敗。奔還京口。三年。復入援。大寶元年。綸至郢州。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。綸不受。乃上綸為假黃鉞。都督中外諸軍事。時元帝圍河東。王譽於長沙。既久。內外斷絕。綸聞其急。欲往救之。為軍糧不繼。遂止。乃與世祖書曰。手足肱支。自相屠害。外寇未除。家禍仍

構。料今訪古。未或弗亡。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。不可解圍之狀。綸省書流涕曰。天下之事。一至於斯。於是大脩器甲。將討侯景。後為景所敗。復歸齊昌。行至汝南。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。綸故吏也。開城納綸。西魏遣大將軍楊忠率眾至汝南。綸嬰城自守。會天寒大雪。忠等攻之不能克。死者甚眾。後李素中流矢卒。城陷。執綸。綸不為屈。遂害之。投于江岸。經日。顏色不變。鳥獸莫敢近。百姓憐之。為立祠焉。

先善後惡

漢

淮南王安。厲王長之子。好讀書。鼓琴。不喜弋獵狗馬。馳騁。亦欲以行陰德。拊循百姓。流名譽。招致賓客。方術之士數千人。作內書二十一篇。外書甚衆。又有中篇八卷。言神仙黃白之術。二十餘萬言。時武帝方好藝文。以安屬為諸父。辯博善為文辭。甚尊重之。初安入朝。獻所作內篇新出。上愛秘之。使為離騷傳。旦受詔。日食時上。每宴見談說得失。及方技賦頌。昏暮然後罷。安初入朝。雅善太尉田蚡。賂其羣臣賓客。江淮間多輕薄。以厲王遷死。感激安。建元六年。彗星見。安心怪之。或說安曰。先吳軍時。彗星長數尺。然尚流血。

千里。今彗星竟天。天下兵當大起。安益治攻戰具。積金錢。賂遺郡國遊士。妄作妖言。阿諛安。安喜。多賜予之。安有女陵。慧有口。安愛之。多予金錢。為中詔。長安約結上左右。元朔二年。上賜安几杖。不朝。后荼愛幸。生子遷。為太子。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。安謀為反具。畏太子妃知。而內泄事。乃與太子謀。令詐不愛。三月。不同席。安陽怒太子。閉使與妃同內。終不近妃。妃求去。安乃上書謝歸之。后荼太子遷。及女陵。擅國權。奪民田宅。妄繫人。太子學用劍。聞郎中雷被巧。召與戲。被誤中太子。太子怒。被恐。此時有欲從軍者。

輒詣長安。被即願奮擊匈奴。安使郎中令斥免。欲以禁後。元朔五年。被遂亡之長安。上書自明。事下廷尉河南。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。王后計欲毋遣太子。遂發兵。計未定。會有詔。即訊太子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。逮不遣。劾不敬。安請相。相不聽。安使人上書告相。事下廷尉治。從跡連安。安使人候司。漢公卿請逮捕治安。安恐。欲發兵。太子遷謀曰。漢使即逮王。令人衣衛士衣。持戟居王旁。有非是者。即刺殺之。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。乃舉兵。未晚也。是時上遣漢中尉宏。即訊驗安。安視漢中尉顏色和。問斥雷被事耳。自

度無何。不發。中尉還以聞。公卿治者曰。淮南王安。雍闕求奮擊匈奴者。雷被等。格明詔。當棄市。詔不許。請廢勿王。上不許。請削五縣。可。二縣。使中尉宏赦其罪。罰以削地。中尉入淮南界。宣言赦安。安初聞公卿請誅之。未知得削地。聞漢使來。恐其捕之。乃與太子謀。如前計。中尉至。即賀安。安以故不發。其後自傷曰。吾行仁義。見削地。寡人甚耻之。為反謀。益甚。日夜與左吳等。按輿地圖。部署兵所從入。會安庶孫建。失愛得罪。遂上變。帝以其事。下吏治。初。安數以舉兵。謀問中郎伍被。被強諫。以危辭恐之。安怒。囚被。父母三月。復



召被反復難詰。被初正論。既乃為設詐謀。詭隨之。及後事覺。太子自刑不殊。伍被詣吏自言。遂捕太子王后。圍王宮。盡捕安賓客在國中者。索得反具。安自殺。所連引二千石豪傑數千人。并后太子。諸所與謀者皆伏誅。國除。

淮陽王欽。宣帝子。母張婕妤。有寵。欽壯大。好經書。法律。聰達有材。帝甚愛之。嘗歎曰。真我子也。意欲立之為太子。久之。以故韋丞相賢子玄成。經明行高。稱於朝廷。乃拜為中尉。欲感諭欽。輔以推讓之臣。及欽之國。張婕妤已卒。欽舅張博。勸欽求朝。博有壻京房。以

明易陰陽得幸。數召見言事。房自謂為石顯所排。謀不得用。數為博道之。博常欲誑耀欽。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。及召見密語。持予欽。以為信驗。詐言已見石顯求朝。許以金五百斤。欽予博金。會房出為郡守。離左右。顯具得此事。告之。房漏泄省中語。博誑誤諸侯王。誹謗政治。狡猾不道。皆下獄。有司奏請逮捕欽。上不忍致法。遣大夫王駿賜欽璽書。勉諭之。欽免冠稽首謝曰。奉藩無狀。過惡暴刻。陛下不忍致法。加大恩。遣使申諭。臣欽願悉心自新。奉承詔策。遂赦欽。勿治房及博等。皆棄市。

晉

成都王穎。武帝第十六子也。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。穎呵謐曰。皇太子國之儲君。賈謐何得無禮。謐懼。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。趙王倫之篡也。進征北大將軍。及齊王囹舉義。穎發兵應囹。至朝歌。為倫將所敗。死者八千餘人。左將軍王輿幽倫。迎天子反正。穎入都誅倫。入朝。天子親勞焉。穎拜謝曰。此大司馬臣囹之勲。臣無豫焉。即辭歸鄴。詔加九錫。辭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。與強賊相持既久。百姓創夷。饑餓凍餒。宜急振救。乞發車運河北。邸閣米十五萬斛。以振陽翟。

明史紀事本末

十一

饑人。左長史盧志言於穎曰。黃橋戰亡有八千餘人。經暑露骨。可為傷惻。穎乃造棺八千餘枚。以成都國秩為衣服。歛祭葬於黃橋北。立碑紀其赴義之功。仍表其門閭。加常戰亡二等。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王倫戰死士卒萬二千餘人。穎形美氣昏。不知書。然器性醇厚。委事於志。故得成其美焉。及囹驕侈無禮。衆望歸之。詔穎入輔政。嬖人孟玖不欲還洛。又程太妃戀鄴。以此議不決。及囹敗。穎懸執朝政。事無巨細。皆就鄴咨之。後張昌擾亂荆土。穎拜表南征。所在響赴。既恃功驕奢。百度弛廢。甚於囹時。穎方恣其欲。而憚

長沙王乂在內。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后父羊玄之等。檄乂使就第。乃與顥將張方伐京都。會乂被執。顥入京。復旋鎮鄴。僭侈日甚。有無君之心。委任玖等大失衆望。永興初。左衛將軍陳眈及長沙故將等奉大駕討顥。軍次安陽。鄴中震懼。顥距戰。王師敗績。矢及御前。左右皆散。遂奉帝幸鄴。既而平北將軍王俊、東嬴公勝殺顥所置幽州刺史和演。顥遣王斌、石超等距俊。為其所敗。鄴中大震。顥懼。將數十騎擁大子西走。五日至洛。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顥。至洛。方乃挾帝擁顥及盧志等歸長安。顥廢。顥歸藩。鄴

中故將公師藩等起兵迎顥。衆情翕然。顥復拜顥鎮軍大將軍。都督河北諸軍事。給兵千人鎮鄴。顥至洛。東海王越衆迎大駕。所在蜂起。顥以北方盛強。不可進。自洛陽奔關中。於是棄母與妻子。渡河赴朝。顥欲就藩。頓丘太守馮嵩執顥送鄴。范陽王虓幽之。屬虓暴薨。長史劉輿見顥為鄴都所服。矯詔賜顥死。并其二子。時年二十八。顥死。官屬奔散。唯盧志隨從不怠。論者稱之。

齊王囧。獻王攸子也。少稱仁惠。好振施。有父風。初。攸有疾。武帝不信。遣太醫診候。皆言無病。及攸薨。帝往

臨。因號踊。許父病為醫所誣。詔即誅醫。由是見稱。得為嗣。元康中。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。趙王倫密與相結。廢賈后。以功轉游擊將軍。因以位不滿意。孫秀微覺之。憚其在內。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。因因眾心怨望。潛謀起兵誅倫。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。移檄天下。屯軍陽翟。倫遣將閭和等與因交戰。因軍失利。堅壘自守。會成都軍破倫眾。因乃攻和等。大破之。及王輿廢倫。惠帝反正。因誅討賊黨既畢。率眾入洛。頓軍通章署。甲士數十萬。旌旗器械之盛。震於京都。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。於是輔政。居攸故宫。大

築第館。北取五穀市。南開諸署。毀壞廬舍以百數。使大匠營制。與西宮等。鑿千秋門牆。以通西閣。後房施鐘懸。前庭舞八佾。沉于酒色。不入朝見。選舉不均。惟寵親昵。于是朝廷側目。海內失望矣。翊軍校尉李含。詐云受密詔。使河間王顥誅因。顥上表。勒兵十萬。會洛陽。因懼。會百僚問計。司徒王戎。司空東海王越。說因委權崇讓。從事中郎葛旆不從。長沙王乂徑入宮。發兵攻因府。大戰。明日。因敗。斬於閭闔門外。

南宋

彭城王義康。武帝第四子。少聰察。及居方任。職事脩

理六年。司徒王弘表義康入輔政。弘既多疾。且每事推讓。事一歸義康。初。義康在豫州。以劉湛為長史。待遇諮詢。故多善政。上羸疾積年。心勞輒發。義康營奉藥石。非口所親嘗。不以進。或連夕不寐。性好吏治。銳意文案。糾剔是非。莫不精盡。既專摠朝權。事決自己。生殺大事。或以錄命斷之。凡所陳奏。入無不可。方伯以下。並委義康授用。義康傾身引接。無有懈倦。士之幹練者。多被意遇。然素無學術。不識大體。朝士有才用者。皆引入己府。府僚無施及忤旨者。即斥為臺官。自謂兄弟至親。不復存君臣形迹。置私僮六千人。四方饋獻。皆取上品。而以次者供御。上嘗冬月噉柑。歎其形味並劣。義康曰。今年柑殊有佳者。遣人於東府取至。大於供御者三寸。時劉湛欲倚義康以傾僕射殷景仁。景仁密啟帝曰。相王權重。非社稷計。宜少加裁抑。義康長史劉斌等。皆以傾諂有寵。欲大業終歸義康。十七年。詔收湛斌等。誅之。義康上表遜位。詔以為江州刺史。出鎮豫章。奉辭下渚。帝惟對之慟哭。餘無所言。後為范晔事連。免為庶人。徙成安郡。在郡讀書。見漢淮南厲王事。廢書歎曰。前代乃有此。我得罪宜也。卒。以姦人連累賜死。

江夏王義恭。幼明穎。姿顏美麗。武帝特所鍾愛。飲食寢卧。常不離側。元嘉元年。封江夏王。義恭涉獵文義。而驕奢不節。太祖書戒之曰。汝以弱冠。便親方任。天下艱難。國家事重。雖曰守成。實亦未易。隆替安危。在吾曹耳。宜深自砥礪。思而後行。識別賢愚。鑒察邪正。然後能盡君子之心。收小人之力。汝神意爽悟。有日新之美。而進德脩業。未有可稱。吾所恨之。而不能已者也。汝性褊急。勿忘吾言。後徵入為侍中。小心恭慎。雖為摠錄。奉行文書而已。故太祖安之。相府年給錢二千萬。他物倍之。而義恭性奢。用嘗不足。又常別

給錢。年至千萬。嗜好不恒。日時移變。自始至終。屢遷第宅。與人遊欸。意好亦多不終。左右親幸。一日乞與。或至一二百萬。小有忤意。輒追奪之。後廢帝狂悖無道。義恭謀欲廢立。永光元年八月。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。并及四子。

衡陽王義季。幼而夷簡。無鄙近之累。先是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。值巴蜀亂擾。師旅應接。府庫空虛。義季代之。躬行節儉。畜財省用。數年間。還復充實。隊主續豐。母老家貧。無以充養。遂斷不食肉。義季哀其志。給豐每月白米二斛。錢一千。并制豐斂肉。嘗春月出收。

有老父被苫而耕。左右斥之。老父曰。盤于遊畋。自古所戒。今陽和布氣。一日不耕。民失其時。奈何以從禽之樂。而驅斥老農。義季曰。賢者也。命賜之食。辭曰。大王不奪農時。則境內之民皆飽。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。問其姓名。不告而退。義季性嗜酒。自彭城王義康廢後。遂為長夜之飲。略少醒日。太祖累加詰責。義季引咎陳謝。酣縱如初。遂以疾終。

竟陵王誕。文帝第六子。時大軍北伐。諸蕃出師奔敗。唯誕兵克三城。多獲首級。關洛震動。義宣反。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。誕固執不可。上流平定。誕之力也。初

討元凶。有奔牛之捷。至是。又有殊勲。上性多猜。頗相疑憚。而誕造立第舍。窮極工巧。多聚才力之士。實之第內。精甲利器。莫非上品。帝意不平。誕既見猜。亦潛為之備。嫌隙已著。道路常云誕反。誕在石頭城內。修乘輿法物。習倡警蹕。又常疏上年紀姓諱。往巫鄭師。憐家詛祝。乃貶爵為侯。上將誅誕。乃遣大將軍沈慶之。率大衆討之。誕燒焚郭邑。驅居民入城。分遣檄書。要結近遠。時山陽內史梁曠。家在廣陵。誕執其妻子。要曠曠斬使拒之。誕怒。滅其家。慶之至廣陵。誕見軍集。欲棄城北走。自將步騎數百。人行十餘里。衆不欲

去請誕還城。誕初使黃門呂曇濟將世子景粹藏於民間。謂曰：若事不濟，思相全脫。如其不免，可深埋之。分以金帛，齎送出門。曇濟携景粹十餘日，為慶之所捕，斬之。七月，慶之率眾進攻，克其外城，乘勝又進，克小城。誕聞軍入，執玉環刀與左右數人走後園。沈胤之追及於橋上，因墜水，引出殺之。傳首京邑，以庶人禮葬之。

梁

臨川王宏，太祖第六子，少孝謹。齊之末年，避難潛伏，與所生母陳太妃異處。每遣使參問起居，或謂宏曰：

逃難須密，不宜往來。宏銜淚答曰：乃可無我。此事不容暫廢。後太妃寢疾，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，並衣不解帶。每二宮參問，對使涕泣。及太妃薨，水漿不入口五日。高祖每臨，幸慰勉之。天監元年，封臨川郡王。四年，太祖詔北伐，以宏為都督北討諸軍事。宏以帝介弟，所領器械精新，軍容甚盛。師次洛口，前軍克梁城。諸將欲乘勝深入，宏性懦怯，部分乖方。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。宏聞之懼，召諸將議。旋師，呂僧珍曰：知難而退，不亦善乎。宏曰：我亦以為然。馬仙琕曰：王安得亡國之言。天子掃境內以屬王，有前死



一尺無却生一寸。昌義之怒曰：呂僧珍可斬也。豈有百萬之師，出未逢敵，望風遽退，何面目得見聖主乎？宏不敢違群議，停軍不前。魏人知其不武，遺以巾幗。且歌之曰：不畏蕭娘與呂媵，但畏合肥有韋虎。虎謂韋叡也。僧珍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，大衆停洛口。宏不聽。於是將士人懷憤怒，會夜暴風雨，軍中驚。宏與數騎逃去。將士求宏不得，皆散歸。羸病死者近五萬人。十七年，宏妾弟殺人，匿於宏府。上敕宏出之。即日伏辜。南司奏免宏官。上泣曰：愛宏者兄弟私親，免宏者王者正法。所奏可。宏自洛口之敗，常懷愧憤。都下

每有竊發，輒以宏為名。屢為有司所奏，上輒赦之。上幸光宅寺，有盜伏於驃騎航，待上夜出。上將行，心動，乃於朱雀航過。事發，稱為宏所使。上泣責宏，宏頓首稱無之。宏奢僭過度，殖貨無厭。庫屋垂百間，關鑰甚嚴。有疑是鎧仗者。他日，上往宏第，會飲半醉後，謂曰：我今欲履行汝後房，即呼輿徑往堂後。宏恐，上見其貨賄，顏色怖懼。上意益疑之。於是屋屋檢視，每錢百萬為一聚，千萬為一庫。如此三十餘間，屈指計錢三億餘萬。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雜貨，但見滿庫，不知多少。上始知非仗，大說，謂曰：阿六，汝生計大

可乃更劇飲。至夜舉燭而還。尋復以宏行司徒

陳

始興王伯茂。世祖第二子。性聰敏好學。謙恭下士。又以太子母弟。世祖深愛重之。永定三年。封始興王。廢帝即位。時伯茂在都。劉師知等矯詔出高宗。伯茂勸成之。師知等誅後。高宗恐伯茂扇動朝廷。光大元年。乃進號中衛將軍。令入居禁中。專與廢帝遊處。是時四海之望咸歸高宗。伯茂深不平。日夕憤怨。數肆惡言。高宗以其無能。不以為意。又建安。蔣裕與韓子高謀反。伯茂並陰預其事。二年。皇太后令黜廢帝為臨

海王。降伯茂為溫麻侯。別遣就第。於路遇盜。殞于車中。

後魏

南安王楨。任城王雲弟也。孝文時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。雍州刺史。楨性忠謹。其母疾篤。憂毀異常。遂有白雉遊其庭。帝聞其致感。賜帛千匹。褒美之。徵赴講武。引見於皇信堂。戒之曰。公孝行著於私庭。令聞彰於邦國。既國之懿親。終無貧賤之慮。所宜慎者。略有三事。一侍親。驕矜違禮。僭度。二傲慢。貪奢不恤政事。三飲酒遊逸。不擇交友。三者不去。患禍將生。而楨不能

之不之。積告神云。三日不雨。當力革。言請雨不驗。遂鞭像一百。是月。疽發背卒。

京兆王愉。孝文帝子。好文章。頗著詩賦。時引才人宋世景。李神儁等。共申宴喜。招四方儒學。賓客嚴懷等數十人。館而禮之。所得穀帛。率多散施。又崇信佛道。用度常至不給。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。競慕奢麗。貪縱不法。於是孝武攝愉禁中。推案杖之五十。出為



